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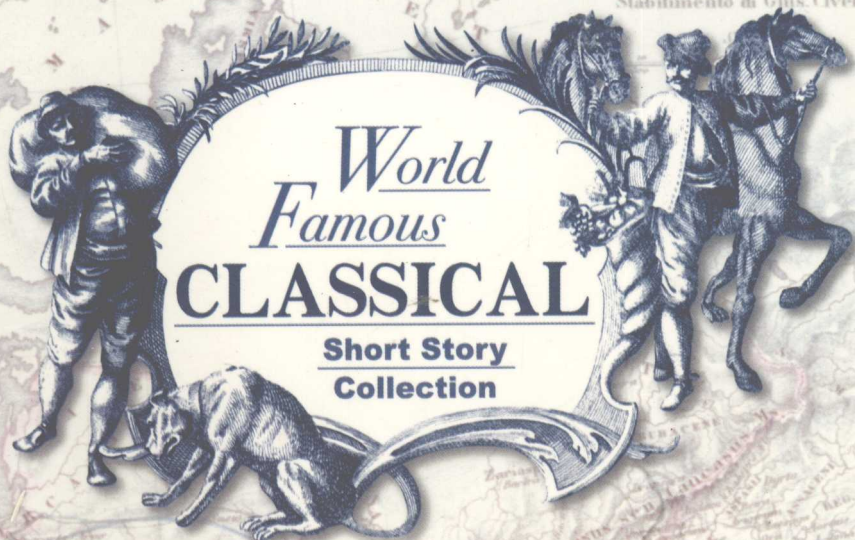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IMPERO
D'ALESSANDRO IL GRA

a. C.
Per Ferd. Arrigoni Capitano

MILANO

Stabilimento di Gius. Civelli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泰戈尔

经典小说

刘笑彬/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泰 戈 尔

经 典 小 说

刘笑彬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泰戈尔经典小说

作 者 ☐ (印度) 泰戈尔

译 者 ☐ 刘笑彬

责任编辑 ☐ 李相状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08.75

ISBN 7—80606—482—6/G·110

定 价: [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泰戈尔 (1861—1941) 印度近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乔拉桑戈。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童年时期开始文学创作。

187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献给印度教庙会》。187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女乞丐》。后来，泰戈尔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小砂子》和短篇小说《摩诃摩耶》、《素芭》、《达利亚》、《喀布尔人》、《弃绝》等。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诗意美，同时又有较强哲理性，并且大部分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因此，可读性也很高。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目 录

喀布尔人.....	(1)
弃 绝	(11)
素 芭	(19)
吉莉芭拉	(25)
沉 船	(33)



目 录

1

喀布尔人



敏妮是我的小女儿，她今年才五岁。虽然岁数不大，但是她一天总是问这问那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尽管如此我从来不打断她的话头，并且还经常与她一起说得很热闹。

敏妮在她母亲的眼里却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敏妮时常在说得很高兴的时候被她母亲训斥。在这种情况下，敏妮常呆在角落里，闷闷不乐，看着她这样我也很难受。不过多数情况下，我会出来解围。我时常想，敏妮这一生不会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前段时间，也就是我还在写我的新小说的第17章的时候，敏妮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房间的书桌旁，小声地问我：“爸爸！看门的拉蒙达雅是不是什么都不懂？不然他怎么会把乌鸦叫‘五鸦’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这是因为不同方言有不同的发音，她又开始问另外一个问题了，“爸爸，雨是怎么下来的呢？普拉说雨是云层中的大象喷出来的。”

“爸爸！您和妈妈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正静坐着思考怎样对五岁大的孩子解释雨的形成时，敏妮又开始发问了。

“我和你妈妈之间的关系？我想是一种很亲密的兄妹关系。”我不自觉地说。不过我马上又觉得不妥，于是摆出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她说：“敏妮！去别处玩吧。我正忙着写书稿呢！”

敏妮没再说话，不过她也没离开我的房间。她靠着我坐在地毯上，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也静下心来写小说。

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已经发展到——主人公普拉达·辛格抱住女主角康昌拉达正要从三楼的窗子里跳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敏妮却突然跑到窗边去，指着下面高兴地叫道：“有一个喀布尔人！有一个喀布尔人！”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下面的确正有一个喀布尔人缓缓地走过。他裹着高高的头巾，穿着一件宽大却又有些脏的衣服；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后背上还有一个大口袋。

我看着敏妮兴奋的样子，心想：“如果这个喀布尔人进来的话，我的小说看来是写不下去了。”敏妮的声音惊动了那个喀布尔人，他回过头来，抬起头看了看我和敏妮。敏妮这时却吓住了，回过头来就跑到她妈妈那里去了。胆小的她认为喀布尔人背上的大口袋中可能有两三个与她一样大的孩子呢！

那个喀布尔小贩转过身来，微笑着与我打招呼。我想既然敏妮已经叫了他了，那么就叫他进来买点东西。走南闯北的人，社会阅历是很多的。我买了点东西之后，就与他谈了起来，从阿卜都·拉曼、俄国人、英国人谈到边疆政策，我们谈得很愉快。

最后，当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刚才那个叫我的小女孩到哪儿去了？”

敏妮这时还在她妈妈那儿，我想小孩子也应该锻炼一下，不应该见到陌生人就有这种无谓的恐惧，于是我叫人把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她领了出来。

敏妮紧紧靠在我的身边，眼睛瞪着那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大口袋。喀布尔人友好地递给她一些葡萄干和其它的干果。在我的催促下，敏妮收下了，但是她的疑惧并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一只手还紧紧地抓住我背后的衣服。

这就是敏妮和他的第一次会面。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才跨出门，却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和那天的那个喀布尔人在说笑。敏妮自出生以来，除了我之外，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和她那么高兴地闲谈，好像也没有一个人能耐心地听她那无休止的话。那个喀布尔人已经塞给了敏妮一大堆的杏仁和葡萄干。

“你不要给她那么多的东西。”我对那个喀布尔人说道。同时，又拿出一个八安那的银币递给他。他没有推辞，接过去丢进了口袋。

一个小时之后，我从外面回来了。糟糕的是那枚银币引起了比它价值多几倍的麻烦。因为那个喀布尔人并没有要那枚银币，而是把它给了敏妮。而敏妮的母亲看到了这个东西，就不停地追问敏妮：“这枚八安那的银币，你是从哪里拿来的？”

敏妮高兴地说：“是喀布尔人给我的。”

“什么？是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不安地惊叫道，“哎呀！敏妮你怎么能要他的钱呢？”

也就是敏妮正要受训斥的时候，我赶紧把她救了出来，支走了她那很生气的母亲，问清楚了大概的情况就算了。

后来，我经常发现那个喀布尔人与她在一起。敏妮当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初对他的恐怖已经消失了，喀布尔人很好的利用了他的干果和葡萄干拉近了敏妮与他之间的距离。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他们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有一次，我看见敏妮像大人一样站起身来，低头看着坐在她前面的大高个，指着他的大口袋问：“喂！喀布尔人！你这个口袋为什么那么大？装的是什么呢？”

“装的是一只大象！”那个喀布尔人用浓重的乡村鼻音回答道。或许这并不是很幽默，但是他们两个却很欣赏，哈哈地大笑起来。可能在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东西。当然那个喀布尔人也会借机会开玩笑：“那么，敏妮，你什么时候才去你公公家呢？”

在孟加拉这个地方，很多小姑娘很早就明白“公公家”是什么意思了。我和敏妮的母亲却有些保守，没让敏妮知道这些事。对于喀布尔人问这么一个问题，敏妮不明所指，但是机灵的她却不露声色地反问道：“那么，你也到那里去？”

在喀布尔人这一层东奔西走的人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就是“监狱”的别称。当然“公公”就是指警察了，他们这群流浪的人没有几个不恨专门找茬的警察的。这个喀布尔人以为敏妮说的是这个，于是他就向虚幻中的警察挥动拳头说：“我才不去呢！我还要揍公公！”看着他手舞足蹈的样子，以及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公”的狼狈象，敏妮大笑起来，她那个大个子朋友也笑了起来。

这些事都发生在秋天这个兵多粮足的季节，古代帝王常在此时东征西讨。而我却在加尔各答的小角落里，平平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泰戈尔经典小说

5

静静地过着我的日子，只让我的心绪在世界各地漫游。只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或者听说其它一个国家的名字或地名，我的心就会飞往那里。在那儿我看得见平原、山谷；听得见鸟鸣和叮冬的泉水……。我已经习惯于过固定的生活不想再去经历旅途的疲劳。一看到那个喀布尔人，我立刻想到了光秃秃的山岭，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还有那长长的驼队，感受着驼铃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在整个山谷中回荡。

正当我看着那个喀布尔人思潮澎湃的时候，敏妮的母亲却走过来打断了我，她提醒我说：“留心那个喀布尔人。”

敏妮的母亲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她只要一听见有什么异常声音，或者是有什么陌生人到来，她就会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什么盗贼、醉汉、毒蛇、蟑螂，或者是英国水手。即使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她还是不能消除她的猜疑。因此，她对这个喀布尔人就很怀疑，时常提醒我注意他。

面对这种情况我总是不经意地笑一笑，希望能减轻她的恐惧。然而，这时常无用；她会提出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来反驳我。

难道加尔各答的孩子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

那么，喀布尔不是还存在奴隶制度么？

如果，这个喀布尔大汉把小娃娃带走，是一点都不可能的吗？

我常解释说，这种事虽然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是大多数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尽管如此，她的疑虑仍然没有消失。可是谁也没有根据说那个喀布尔人心存不良，因此，他和敏妮之间的交往仍旧在继续，没有受任何的干扰。



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喀布尔人叫拉曼,他总是在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回家,在他动身之前,他总是忙着去收欠款。而那年一月份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看敏妮。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密约,因为他如果早上没来,那么晚上总会来一趟。

有时在晚上,我会在黑暗的屋角碰上他,他依然穿着那件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连我也会被吓一跳。然而只要敏妮知道他来了,就会高兴地跑过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也会高兴地迎上去。看着他们两个又沉浸在跟往日一样的笑声中,我也就放心多了。

就在他准备动身回家之前的一个早上,天气很冷,我忙着在书房里校样稿。差不多八点钟的时候,街上爆发出了很大的吵嚷声。我从窗户中探出头,看见两个警察正架着拉曼往前走,后面跟着一群嘻嘻哈哈看热闹的孩子。拉曼身上有一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还拿着一把刀。我赶紧冲了下去拦住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街坊欠拉曼一条软浦产的围巾的钱,而现在他不承认买过那件东西并拒不付钱,在争吵中,拉曼一气之下拿刀刺伤了他。拉曼怒气仍然未消,他还在怒骂他的仇人,就在这个时候,小敏妮突然出现在阳台上,她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喊着:“喂,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抬头看她的时候,盛怒的脸上瞬间充满了慈祥的笑容。今天拉曼没有背他的那个大口袋,敏妮不能和他谈论大口袋里面大象的问题了。但敏妮却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现在要到公公家去了?”拉曼笑着说:“对,小敏妮,我正要去那儿。”接着他又举起被铐住的手说:“要不是我的手被铐住了,我还想揍公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公呢!”

几天后,法庭做出了判决:拉曼因蓄意谋杀,被判了几年的徒刑。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拉曼也渐渐地被人遗忘了。我和家人还呆在老地方做相同的事,我们没有再谈论甚至没有再想到拉曼——一个曾经自由的而现在正在监狱中受苦的山民。敏妮也长大了,她也忘记了她的老朋友,她有了新的伙伴。她现在经常跟女孩子们在一起,不像从前那样叽叽嘎嘎地说个不停,她已不常到我的房间来,我也很少有机会跟她闲谈了。

一年年过去了。又是一个秋天,敏妮的婚礼就要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婚礼之后,敏妮就要离开我和她的母亲而成为另外一个家的成员。面对着即将出嫁的女儿我既高兴又难过。

雨后的清晨天气格外清新,阳光呈现出一片金色的光芒,连加尔各答原本肮脏的砖墙都被照得非常美丽。敏妮今天晚上就要出嫁了。一清早,喜乐就吹奏了起来,许多人都开始布置房间了。院子里要支起布篷,房间和走廊里要挂上吊灯。屋里的忙乱和热闹我都无心去理会,我心里只充满了与敏妮离别的痛苦。

我在书房里静静地坐着,偶尔看看帐单,然后记在帐本上,这时有个人轻轻地走进来,站在我的面前,毕恭毕敬地行礼。开始我没有认出他,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不过他不像以前那样了。他没有穿宽大的衣服,也没有背大口袋,当然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生气了。



泰戈爾經典小說

7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拉曼，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让他坐下之后问他。

“前不久，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就来了。”他回答道。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很诚实也很平淡。不过想到今天是敏妮喜庆的日子，一个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的到来，似乎不是好的预兆。

于是我说道：“拉曼，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我今天很忙。”

拉曼站起身来就往外走，但是没有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先生，我可不可以见一下敏妮？只一会儿？”他或许还想见到以前那个敏妮——见到他就会高兴地跑过来，并且叫到：“喂，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我注意到他带来了一些干果和葡萄干，用薄纸包着的。

我不安地说：“今天晚上敏妮就要出嫁了，可能现在不方便与你见面。”

拉曼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他说了声“再见”，就回过头往外走。

我内心也很不安，正想叫住他说声“对不起”，却发现他又转过身走向前来，递上他原本准备好礼物——干果和葡萄干，说：“先生，这是我从我老乡那里弄来的，您可以帮我交给敏妮吗？”

我接了过来，心想：“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什么钱都没有，竟然还想着敏妮。”我伸手正准备给他钱，但是他却抓住我的手说：“先生，您是一个好人，我会记住您的。不过不要给我钱！您有敏妮；我在家里也有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女儿。我给敏妮带些果子不是想赚钱的。”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片来。他很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上,用手抹平。它不是一幅画,也不是相片,而是一个小孩的手印。当年他走南闯北的时候,一直随身带着它,当然也包括现在。他小女儿的印迹不仅在纸上,也长存在他的心中。

我的眼眶湿润了。在这里,他不再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喀布尔小贩,他与我一样,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在那遥远山舍里的小女孩的手印,使我想起了即将离我而去的敏妮。拉曼与我一样处在父女分离的痛苦中。

我让拉曼坐下,立刻走出去把敏妮带了进来,尽管敏妮的母亲和其他很多人阻挠,但是我都没听。

敏妮已经穿好了结婚的礼服,额上的檀香膏也已经点好。她羞答答地站在我们的面前。

拉曼看到这种情况很吃惊。从敏妮那充满陌生的眼神中,他知道敏妮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再也不能重温以前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了。最后,拉曼微笑着说:“敏妮,你现在快要去你公公家了吧?”

敏妮没像以前那样回答:“那么,你也到那儿去?”她现在已经知道“公公”是什么意思了。听拉曼这样问,她红着脸低下头去。

这与他们第一次见面有多么大的区别呀!想着当年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现在感到很难过。敏妮出去之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瘫软地坐在地上。经过这么多年,他自己的女儿肯定已经长很大了,她还能认出她父亲吗?而且,这么多年中,她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她会不会也要出嫁了?

婚礼开始了,鼓乐齐鸣,秋天太阳的余辉印红了整个加



尔各答。拉曼肯定想的是他家乡那光秃秃的山和他那可爱的女儿。

我拿出了一笔钱给他,对他说:“拉曼,回家吧!回到你女儿身边去吧!希望你们父女的重逢也能给我的女儿带来幸运!”在远方女儿的呼唤下,拉曼收下了钱。

因为送了这笔钱,敏妮的婚礼不得不节省一些。我没有再装吊灯,也没请军乐队。许多人都认为婚礼不够隆重,但是我却觉得很好。因为这样办了之后,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位浪迹天涯多年的父亲就要与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重逢了。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弃 绝



泰戈尔经典小说

11

初春的一个月圆之夜，蕴含着芒果花香的微风轻拂着大地。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一只杜鹃不停地鸣叫声，传进了慕克吉定的一个灯光未熄的房间里。此时，赫门达轻拂着他妻子的头发，一会儿摇摇她的手，使她手腕上的一串金钏发出叮咣的脆响，一会儿又拉下她头上的珠花，让它轻垂在她的腮边。赫门达的心情就像初春的微风，在爱的海洋里，轻轻地把他心爱的妻子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

然而库松却坐着没动。对于赫门达的爱抚，她没有任何反应。靠在左边的窗户开着，天上的圆月正好在窗口延伸的范围之内。库松望着月亮沉默着。

赫门达搂着他的妻子，轻轻地摇着，说：“库松，你在哪里？我总觉得你非常的遥远。亲爱的，你能靠近点吗？你瞧今晚的月色多么美。”

库松的眼睛缓缓地转向她的丈夫，眼神里带着不安。

“也许我是个巫婆，有了我就不会有浓香的春夜和朗朗的明月。”库松慢慢地说道。

“你是巫婆？那就请别念咒。要是我一定要念，就把一个星期变出四五个星期六，还要把夜晚延长到第二天早上。”

赫门达笑着说。

库松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开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今天晚上，不管你给我什么责罚，我都毫无怨言。因为我决定说出一件本来应该在我临死之前告诉你的事。”

赫门达并没有放下他那轻松的心情，以为一切都是说说而已。当他还想开一个玩笑，叫库松背一段阁耶提婆的诗时，他父亲哈利赫·慕克吉那熟悉的脚步声，急促地由远而近的传来。赫门达感到事情不对了，心慌意乱起来。

突然，哈利赫发出狮子般的吼叫声：“赫门达，把库松给我赶出去。”

赫门达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妻子，但是却看不出她脸上有任何惊讶或吃惊的表情。库松的眼神似乎已经沉没了整个天地万物。

杜鹃的鸣叫声依旧随着南风飘了进来，不过它再也没有刚才那么动听。唉，事物是多么容易改变啊。

二

赫门达从外面回来，一脸严肃地问他妻子：“这难道是真的？”

“是真的。”

“为什么你不早点儿告诉我？”

“我很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总说不出口。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那么你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库松用女人特有的那种沉着的语调，把事情说了出来。

